

18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 9297 / 1184

初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百六十一

偽政

王莽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韞韞謂璽之組

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

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

王詡為丞相初封宜春侯本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

生四男宇護安臨二子前誅苑安頗荒忽廼以臨為

皇太子安為新嘉辟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封字子六人

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

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葬乃策命孺子

日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佑也歷世十二享國二

百一十載曆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

靡嘗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天命無嘗也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

室賓於戲敬天之休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

其平原安德深陰鬲重丘凡五縣也地方百里

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

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令德茂功享以歷

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葬親執

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一終得復子明辟今

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

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寮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

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

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

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

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

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

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

總錄部

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
 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
 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
 史王盛者賣餅人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
 人容貌應上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為
 郎莽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
 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
 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
 阿乳母不得與語嘗在四壁中

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

於長太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字子妻之莽策群

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敬也厥罰

嘗雨嘗雨水也故申戒厥任使雨澤以時也眾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青煒登平考景

以碁煒青宋之光暉也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

考景以營惑司哲南嶽太師典致時燠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智

也厥罰嘗燠燠暑也南方盛陽赤煒頌平考聲以律

之位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也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

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六尚黃

考聲以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言之不從謂律屬焉

也厥罰嘗白煒象平考量以銓量斗斛也銓權衡也陽陽旱也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

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箠寒
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因生殺故成國將
星以漏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和合也萬物皆合藏
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

日月紀於攝提攝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也月刑元服左司馬典致

武應考方法矩月為刑司馬主武又主司天文欽若

吳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欽敬若順力日

德元肱右司馬典致文瑞考圖合規日為陽位肱圍

和氣感物四靈見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

象故文瑞屬焉美風俗五品乃訓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斗北斗也主齊

土主為中故責之中史為四季主司地里平治水土

土上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也

掌名山泉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諸

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允信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若順也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

理曰作士太宰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

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

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

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大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

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贅聚也言財後又典

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

大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

門長樂宮曰掌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

室 如言路 寢也 長安曰掌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

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

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

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 黻謂衣裳之黻 又

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

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

綏於遠是用建爾司於五事母隱尤母將虛 尤過也 將助也

虛謂虛美也言勿隱 吾過而助為虛美也 好惡不愆立於厥中 愆過也 於戲

勗哉 勗勉也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諫大夫四人掌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哀之

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

任充也男服之 義男亦任也 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 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

嘉名 皆授印鞞 鞞印之組 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授

印鞞又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

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謬於一

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

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

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

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

假至也

功烈巍巍光施

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

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

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

姚舜姓故為舜後

梁護為脩遠伯奉

少昊後

以為伯益之後故封

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

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

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

媯昌為師

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褒

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為賓周後衛公姬

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

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

恪敬也言待之如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

夏後遼西妣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

妣夏姓

四代古宗

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

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均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

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祗報况

况賜也

或光自

上復於下流為鳥或黃氣熏蒸昭耀章明以著黃虞

之烈焉

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

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

世氏姓有五矣

濟南伯王莽之高祖

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

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

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

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

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

天黃后以配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禘歲時

以祀禘祀也立此大祀帝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已立

大禘祀先祖矣其眾庶之家所尚者姚嬀陳田王氏

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

凡五姓者皆黃帝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

九族惇原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皆以為

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元城

王氏不復與四姓婚娶以其同祖也餘他王氏則不禁焉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

為統睦侯奉胡王後追王陳朝公田封為世睦侯奉敬王

後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

懷忠孝討收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

闔楊竝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位

於上都橋時橋山之上故曰橋時虞帝於零陵九嶷胡王於淮

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齊愍王伯王於濟

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葬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駕字翁孺故謂

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

禘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欲法舜受葬

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

有傳國之象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

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

宗有七

漢本紀祖宗有四葬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

以禮立廟於定安

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

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

解其服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寬又曰予

前在大麓至於攝假

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也攝後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

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

索廣求

索亦求也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

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

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哀之十四也

漢哀

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十四年

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

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

天革漢而立新

革改也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

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箸革帶佩之

銘其一而曰正月剛卯金刀莽錢也莽以劉字上有

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博謀卿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

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攻即墨快兄殷

扶崇公閉城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長廣苑莽

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於

昔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他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萬戶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是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近爾雅依託皆為作說

爾雅近正也謂

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

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

之日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

應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

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

九世之後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獻

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名莽改也成命於巴宕

巴宕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

矣武功卅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

代皇天眷然去漢興新以卅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

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

馬能三台星也文馬編身金精周成王時大戎猷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

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

石十二以銅符帛圖中命之瑞寢以顯著寢漸至於十

二以昭告新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

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

之心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鄭重猶言

也頻煩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哀帝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

謙君攝天復決疑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

績方領績者會五綵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績為其方領也冠小冠立於王路

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同色者言

也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色字或作包盱怪之

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

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

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母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

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

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

讓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迫促也懼然

懼然自失之意也懼然

祇畏葑然憫漢氏之終不可辭懼然自失之意也懼然

懼然自失之意也懼然

懼然自失之意也懼然

疊左右之不得從意疊疊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承漢室而追天命不得從其本意

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

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

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申重也仍頻也詩曰

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有功德宜於眾人

者則受天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此之謂也五威將

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更改外及

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

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

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畫天文象於車也

駕坤六馬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鷲雉屬即

也鷲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

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將

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

天之下迄於四表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

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

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

求故印陳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

此皆畔莽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上公以

下中城至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

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克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

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皆詩美仲山甫之辭帝

命帥繇統睦於朝帥循也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女作五威中

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

繞雷之固南當荆楚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豁谷之水回繞而雷今商州界

七盤十二繞是也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於前

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

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於後壺口亦山名也捶扼

謂據險阨而捶擊也命堂威侯王奇曰穀澠之險東當鄭衛穀

山也澠澠池也皆在陝縣之東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

於左批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命懷羗子王福曰汧隴之

阻西當戎狄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祗也汧隴相連女作五威

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羗於右二年二月赦天下五

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

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知男禁民不得挾弩

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殺掠吏

民莽更名單于匈奴日降奴服于知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

知牙斯莽日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引夏書甘背畔四

條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侵犯西域延及邊陲為元元害臯當夷

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竝出共行

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于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

侯柵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

柵之世今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柵子孫

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况出五原厭難將軍

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

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

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

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徧禪以下百八十人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

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史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

馳傳督趨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

須畢具乃同時出初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北

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謂愛惜之意未飽也陋小漢家制

度以為疏濶莽以漢家制度為太疏濶而更其陋小宣帝始賜單于印

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

印改句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與發三

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海內擾矣三年莽日百官

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

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

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是時

諸將在邊須大眾集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

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

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逮竝等填名都中

即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姦猾擅弄

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

莽卜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同時

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

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

為權勢恐獨良民獨謂以威妾封人頸得錢者去權臣

妾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力脅之也毒蠶竝作農民離散司

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其監若此可謂稱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

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

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

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初匈奴侵寇

甚莽大募天下囚徒入奴名曰豬突稀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

喻東方名豕曰稀一切稅吏民訾二十而取一又令

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保者不許其死傷吏

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養之民搥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

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

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旁依也富者不得自

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

覆蔽之浸淫日廣浸淫猶漸染也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徃徃

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饑疫人民

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太師王舜自莽

篡位後病悸寢劇死心動曰悸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

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監也其以舜子延襲父

舜為安新公延弟褒為新侯康為太師將軍永為新

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

馬宮為師凝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

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

疏附博士李充爲奔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
康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
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
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繇爲講易平陽唐昌
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
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
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
爲寧始將軍四年二月赦天下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
子登於長安以示諸蠻夷初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
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
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較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牙單于諸
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
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
金千斤雜繒千疋戲戟十戲戟有旗之戟也拜助爲順單于
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
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咸旣受
莽孝單于之號出塞歸庭見以見脅狀白單于更以
爲私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

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歆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
 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掠人民歐畜
 產去甚眾捕得虜生口驗同皆曰孝單于成子角數
 為寇兩將以聞莽遂會諸蠻夷斬登大司馬甄邯死
 以孔永為太司馬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出輒先搽
 索城中名曰橫搽是月橫搽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
 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
 元在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
 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布徧

九州 詩國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幽魯商
 比十五國也一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

商頌玄鳥之
 詩揚有功德

是為十五國也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 故能覆
 有九州禹貢之篇則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

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
 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
 命蓋亦如之其以雒陽為新室東都崑安為新室西
 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
 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
 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
 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
 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

以下降殺以兩

兩兩而

至於一成

十里

五差備具合

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四十人侯九十三人伯二

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

十六人

臣欽若等日當是八百六人燕史誤

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

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

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

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采邑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

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其較治於壽成

采鳥堂予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

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

予永惟匪懈思稽前人

稽考也

將

黜陟以明好惡安

元元焉是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

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

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

秩於山川徧於群神巡狩五嶽群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於建國五年已五載矣

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

倉龍癸酉德在中宮

倉龍太歲也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祭德在中宮也壽星

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

觀晉掌歲龜策告從

觀辰星進退掌主也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

在壽星其日戊申葬欲法之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其皆吉故法之

禮儀調度群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繇又請內群

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正輸寧安前後母相須

也須待至者過半葬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

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

年二月文母皇太后終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

坐於牀下葬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

以同風侯逮竝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葬欲都維

陽不肯繕治室宅繕補也或頗徹之葬曰玄龍石文曰

定帝得國維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

歲纏星紀纏歲歷也星紀斗牛之間在維陽之都其謹繕脩寧安

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二

偽政 第三

王莽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葬日子以二月建寅之

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糈乾肉肉者行帳坐卧

帳坐卧謂惟所過毋得有所給言泊齋食及帷帳以

供費之良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二

偽政 第三

王莽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日予以二月建寅之

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構乾肉內者行帳坐卧構乾飯也

帳坐卧謂帷帳茵席也所過毋得有所給言自齋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

也供費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耒耜曲木

冊府元龜 總錄部

也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嫫以勸南訛嫫去草也

也訛予之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

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拂所以擊治未者也今謂之連

柳粟謂畢北巡狩之禮即於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

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趨謹走呼也群公奏言皇帝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

棄群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經道路

萬里春秋尊非糝乾肉之所能且無巡狩須闕太服

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日群臣

群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

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母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

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

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

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大傅平

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大傅平

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

大司馬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

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

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官吏有嘗數大傅平

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

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 戊曹

士收繫僕射

莽自以士行故使大傳置戊曹士士椽也

莽大怒使執法發

車騎數百圍大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

掌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日寧有符傳邪士

以馬箠擊亭長

也 筆策

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

亭長家上書自治

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和叔

特為置此官

勅曰非但保

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

甚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

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

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率正伯

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

尹分長安城旁六卿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

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

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都尉大夫

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

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十縣屬列尉大夫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

日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

人人至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

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

以男為之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莽下書曰甯安

西都曰六卿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眾縣曰

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

也其外曰近郡有郵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

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

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

在賓服是為惟屏賓服即古衛服也取在揆文教奮

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

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各以其

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

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

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陳留圍縣莽改

曰益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

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

隊祈隊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詣

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今天下小學戊子代

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元善昏以戊寅之

旬為忌日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寧始將軍侯輔兔

以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

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取行酒也大赦天下大司馬莽意以為制定則

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莽意以為制定則

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

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

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不拜正官權令太... 兼一切貪殘

日甚中即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竝乘權執傳相舉

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

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

賂白黑紛然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

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濫眾事有司受成

苟免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借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

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

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

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質正也前後相乘憤耗不潔

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潔散也徹也莽嘗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

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

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嘗貴邊兵二

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

為盜賊數千人為葦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

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掠將盡言其逃亡結為

盜賊在邠鄆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

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閔為立國將軍寧始將

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五

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

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疋

縷八十或帛一疋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院會已

度府帑雖未能充畧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

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與僚凡十五

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輔而為萬斛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

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

同國則謂公食同侯伯食辟任附城食其邑辟君也任公王

也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謂因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

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

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

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而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

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

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

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

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

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大司

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左與前故特七部泊及也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

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

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泊

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

什率多少而損其祿即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

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

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

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七月辛酉霸城

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茂

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

石舉四行各一人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

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平蠻將軍馮

茂擊句町士卒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益

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

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

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

上言自越嵩遂又讐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

且十年遂又縣名讐牛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

施一切之政 變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驅衆遠居費
以意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羅道也 今丹熊懼於自

詭期會詭責也日 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

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遂成也 宜罷兵屯田

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日英亦未可厚非

復以英為長沙連率四年五月莽日保成師友祭酒

唐林故諫議祭酒琅琊紀遠孝悌忠恕敬上愛下博

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

生黃者 其封林為建德侯遠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

如三公朝見之禮 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日

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日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

經藝合之傳記通之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

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於茲廼今定矣予親設文石

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

菁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 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 欽告

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

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

於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謂

發承 人 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

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

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
 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
 抵罪者寢眾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
 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嘗以六
 筦諫莽大怒免嘗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
 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
 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
 之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若今作鑰石也若北十長二尺五寸欲以厭
 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
 日大塞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並

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
 二年胡虜猖獗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
 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
 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
 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
 涉曲陽侯根子成帝時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思之
 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
 歲赤眉方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
 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莽
 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

元布天下書日紫閣圖日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

崑崙虞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當張樂秦終南山之

上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

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道生諸當生者也上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

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初

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常之弁鹿皮冠也是時

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寢多更始將軍廉丹

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舉

庸部牧李畢擊蠻夷若豆等大傳犧叔士孫喜情潔

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日猪突豨勇以為銳卒令公卿以

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保養言不許其有死者矣多少各以

秩為差又傳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

次之位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

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禮周

折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謂軍糧時有長人巨無

什物雜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

霸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卧則枕鼓以鉄箸食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日壘尉者主又驅諸猛獸猛或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壘之事又驅諸猛獸作猛或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
 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
 欵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須卜單于
 後安公單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而加之欲出大兵以輔立
 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竝入北邊北邊繇是
 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陸
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追爵為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
 欲出兵立之者言為此計意不止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
 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
 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置長安藁街一胡人爾

藁街蠻夷館所在也

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

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

輿而立當代之

輿者時見為單于之名

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

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

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諷諫莽及當

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

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

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貌很自臧持必

不移貌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懷執異心

非沮軍議也沮壞未忍致於理其十大司馬武建伯印

轂者印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

率田况奏郡縣訾民不實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

一以况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

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

地皇元年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正月乙未大赦天下下書曰

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謹

走謹謹須待也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

以日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謂斗魁及杓末內設大將軍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

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

十人較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

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當亦官各百非

其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

焉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

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

令長裨將軍縣宰為較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

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於道中行者即執取辨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

取之以充事也

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烈風

烈暴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弁疾也一日弁

之風也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雨不迷以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安莽第三子也莽改汝南新蔡

為言也日新臨國維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

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義者皆曰臨國維陽為

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躡久

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有疾以執茵輿之行謂

對挈茵之四角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

輿而行之也中張帳也更衣中謂朝賀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

就舍妃妾在東永巷言臨待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

也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

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

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

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

帝皆得瑞以遷後世褒主登終南山褒主大所謂新

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太一黃帝欲今統義陽

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

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

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措安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

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鮮少

也也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正營

惟恐不安之意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

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

安中國焉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

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院百六之會

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脩且禘祭於明堂太廟

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

波水之北即池之南惟玉食黃圖在西波池即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

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

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也

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親舉築

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掌侍執法

杜林等數十人將作作領築作之人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

者文釋文禮文也釋繁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

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

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駱驛言不

絕也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

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財

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

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日黃帝太初

祖廟二日帝虞始祖昭廟三日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日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日齊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

廟不墮云六日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日元城孺王

尊禰穆廟八日陽平頃王齊禰昭廟九日新都顯王

威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

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薄櫨柱上相即今所謂楮也飾以

金銀凋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木四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

更增築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

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

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逮謂逮捕之也連及郡國豪傑數

千人皆誅死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

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一切之法以來甯安

六鄉巨邑之都抱鼓稀鳴盜賊衰少巨大也抱所以擊鼓者也百

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

蠻獫未絕焚江湖海澤糜沸盜賊未盡破殄糜沸言如粥糜

而沸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一切

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太傅平晏死

以子虞唐尊為太傅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

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土入南郡屯藍口故

十五

號下 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爲池

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急解更置牧監副秩元

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葬妻死謚曰孝睦皇

后葬涓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新遷

王安病死初葬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

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女捷皆留新

都國以其不明故也

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及安疾

甚葬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賤屬

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

以所上之 皆曰安友於

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與等

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畢爲睦脩任捷爲睦遠

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葬壞漢孝武孝昭

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况謀况

謂焉曰新室卽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

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竝

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者火也當爲漢輔

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

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

軍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

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楊光歲星入東

冊府元龜 總錄部

井其號當行號謂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

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往告之莽遣使者即

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言起者亂如麻也乃置捕盜

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

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

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

版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

獻匈奴秋隕霜殺菽闕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

且淫令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鑲琅

徒與為也詣鍾官以十萬數琅官長鑲也鍾官王鑄錢之官也到者

易其夫婦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熹景尚

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况

識言荆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

夫李參為大將軍楊州牧賜名聖改其舊名以聖代識使將兵

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儲夏人姓也莽以為中

郎使出儀說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莽

求其屍葬之為起塚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

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

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掌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直稱

巨人從事三老祭酒言不為大號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

食日闕而已言隨日而盡也諸長吏牧守皆自亂聞中兵而

死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謂不曉此意也

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

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

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

仁之道也抑疆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

盜發不輒則至成群黨遮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

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日以貧窮故爾賊護

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

大者群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穴謂穿牆為盜也今乃結謀

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

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

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

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

擅發兵賊繇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

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

縶聞之不敢入界縶眉也以朱塗眉故况自劾奏莽

讓况讓責也未賜虎符以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與

擅發之罪以乏軍具同科也以况自詭必擒滅賊故且勿治詭責也自

以為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

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

吏伍人所能擒也答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

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

延蔓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

上官應塞詰對力勤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交

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給服將率又不能躬

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哀漸前

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汝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城因饑饉易動旬日

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

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瓜

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

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剗小國無城郭者

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

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

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若之反甚於賊宜盡

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

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書

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

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曰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三

偽政 第四

王莽地皇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王莽謁見大

駕乘六馬以五彩毛為龍文衣着角長三尺 以被馬上也

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

各千萬侍中中嘗侍以下皆封封都匹仇延為耶淡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三

里附城

都匠大匠也邨
淡豐盛之意

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

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

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

數故其道駁惟甞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祭

已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

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

行音下
便切

或云寒民舍居

橋下

舍止
宿也

疑以火自燎明為此災也

燎謂炙之
令溫也

其明

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

命至於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月以三年終冬絕城

霸駁之橋以欲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也又戒此

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嶽太

師亟科條

亟急
也

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

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

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莽下書曰惟陽九之阨與

害氣會寃於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

薦仍
也

百姓困

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嶽太師特

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

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

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

交州填撫所掌

之往
也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

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黎衆也大師更

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

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

言王欽若等曰田况言見第三卷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

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

溲開諸倉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

諸能採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

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戊土也莽

所作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

歷名辜擢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虐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言損上而益下則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治也

咨虜群公可不憂哉咨者歎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

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

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

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廼

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

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是夏蝗從東方來

蜚蔽天至長安人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

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太倉置衛交戟名曰

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稟食

之稟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先

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

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

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羹持入視莽曰居

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索

姓也恢名也反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

中郎將奉璽書勞之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

人赤眉別較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擊之為

憲所敗廉丹死之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

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

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大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

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

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時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

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

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

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

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世祖

武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

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嘗等

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
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謬對
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
得下江王嘗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
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
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文謂文章號謂號令也咸怪異之
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欲其事成故云
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
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
有者直饑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爾莽大說群

臣盡服及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掠地既殺甄阜

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

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

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

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鬚髮

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

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

階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

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

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蔽執弓鞬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

日以大年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鞬引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倣之焉封皇后父諡為和平侯拜為寧

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

上壽日廼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

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辛丑巽之官日也巽為風為

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

於其王母介大也王母謂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

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

庶草蕃殖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

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

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群子劉伯升與族

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

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

輿泊南南熨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輿匈奴單于名也泊及也若孟

豆遷蠻熨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

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十萬又詔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

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眾追措青徐盜賊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馬將軍王巡左隊

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凡十萬眾追措前隊醜虜

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

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

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

靡散也

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

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

剿截也

遣七

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

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棠等別攻潁川下崑陽

鄆定陵

三縣之名也

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

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

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决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

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

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

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在道不

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

徒王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崑陽崑陽時已

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崑

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

亟急也

彼破諸城

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

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

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

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

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圍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輕易之也自將

萬餘人行陳巡行軍陳也

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

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

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

潰號講虎豹股粟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

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間之震恐盜賊竝

起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廼會公卿以下於

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視群臣命

明學男張邛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於

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非高陵而望不敢前進

至於三歲不能起也

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

子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

猶珍戚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

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時殿中鉤

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

僊人掌承露盤也郎吏見

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日憂

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

僞欲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

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講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

今失大眾而徵恐其執節引决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謂諭告之我年老母適子欲傳邑以

天下救亡得謝兄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

張邛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

師同說侯林為衛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食嚼鯁魚

鯁海魚也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莽性好時日

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涪陵延陵園門罟

罟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澇色其周垣澇澇之變其舊色也

號將軍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較尉前丙

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喊發火如此

屬不可勝記是秋太白星流入大微燭地如月光成

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成紀隴西之縣以兄子隗囂為

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

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

兵南鄉百餘人析音先歷切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時析宰將兵

數千屯鄴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

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

將軍授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

朱綱殺之西拔湖湖弘農之縣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

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周禮春官

之職屬女巫子之十日凡邦之大災歌吳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官且皆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 故易

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

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

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

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

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餐粥甚悲哀及

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薨憚將領之莽

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

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贖時省中黃金萬斤者

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鈞盾城府中尚方處處各

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

玉財物甚眾 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寶中

司農亦珍貨所在也 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聞意九虎將兵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

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驍將二萬餘人從閭鄉南出

棗街作姑 作姑邪道所繇也 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

虎敗走史熊王况請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

自殺其四虎亡 六人敗走二人請闕自殺四人亡 三虎郭欽陳暈成

重收散卒保京師倉 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

也

也

也

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
 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較尉
 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畧地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
 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頓陽所過迎降所
 之處皆來迎而降之也大姓櫟陽申碭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
 屬縣獫嚴春屬縣三輔諸縣也屬右扶風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
 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
 屬姓屠明名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
 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况長安城哉當須更始

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
 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
 擄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
 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祀鬼記之更始將
 軍史謙將渡渭橋散走謙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
 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焰城中或謂莽
 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
 六百人一較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
 間所謂都門也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邴行城門逢兵見殺
 王邑王林王巡薨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漢兵貪

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燔亡二

日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擄掠趨謹並和

衆群行謹而燒作室門斧敬法闕敬法殿名也闕小門也謂斧斫之也

講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掖庭承明

黃皇之室莽避火及掖庭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婦女

詭講曰當奈何時莽紆衿服詭古啼字紆深青而揚赤色衿純也純為紆服

也帶璽鞞持虞帝七首天文即按拭於前拭所以占時日天文

即今之用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

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莽

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

前殿南下椒除邪行各道下者也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

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

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即從官尚

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畧盡馳入宮

間關至漸臺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

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人殿中講曰反虜

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

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

兵接王邑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脯時衆兵

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堂侍王參等皆死

室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較尉東海公賓就故大

行治禮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見吳問綬主所在

日室中西北阪間阪隅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

支節肌骨鬻爭分殺者數十人三輔舊事云公賓就

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

焉舍東宮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月癸丑李松

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

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

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提擲也或切食其舌初莽居

攝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

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詩亂詩乖也音布內切邊兵二十餘萬

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愈貧困羸苦

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昔暴貴稱騰踊也

末年盜賊群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

徐地人相食雜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

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

酪作杏酪之屬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

人置養贍官以稟之吏盜其稟稟給也益其稟者盜所給之物饑死

者什七八莽耻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抗

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將寃矣

寃竟也

歲為此言以至

於亡

晉桓玄僭即帝位

王欽若等曰玄未僭位以前事迹並見將帥部諸門

下書曰

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繇一統貞夫所以司契

帝王之典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繇

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

即桓溫也

聖德高邈誕啓

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

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

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薦臻曆數惟既典章唐

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

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於南郊受終於文祖

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

錫天下爵二級考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乃

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

后封子昇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

豁孫稚玉為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

郡王祕子蔚為醴陵縣王贈叔父冲太傅宣城郡王

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為吏部尚書

冲次子謙為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為撫軍大

將軍安城郡土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兄禕
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為輔國將軍濬
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為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
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該為魚復侯又降
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廬陵為巴丘縣
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
降封千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
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書令崇謙母庾為宣
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
四十人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閱囚

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于輿它者時或卹之其奸
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予祖改尚書郎官為
賊曹又增置五較三將又疆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
年玄之永始二年尚書答春蒐字誤為春蒐凡所關
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以
其妻劉氏為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
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
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
作耕御輿施轉令關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
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

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逾廣者納
敬必普也玄日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
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
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
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竒失之
遠矣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
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
秘書監卜承之日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
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
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替服之內不廢音樂玄

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

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

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曉

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

咸擊馬省前禁內誰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

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即

高祖也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

斬桓玄於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德元

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為內應至期裕

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

與等安穰馳去得免對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
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
省中赦楊豫徐充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
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顛兵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
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
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
人推筭謀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
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
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夫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
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

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
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
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玄偵候
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
頤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於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
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
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
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
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
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

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旗旌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罪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

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慢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脩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竝清塗翼從朕躬都不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為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爾以天文惡故

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
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
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
北虜以苻堅為苻詔爾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
法玄曰此事以行令宣勅罷之更為不祥必其宜革
可待事平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
寧之辭玄悉不受仍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
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
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
聚眾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馬走還
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州進
師尋陽玄率舟艦三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為前
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嘗侍欲遣說解義軍謂
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
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
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
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竝不可說也
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
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於歷陽諸
葛長民又敗歆於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

丞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嘗漾輕船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中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於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

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較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竝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都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玄自篡盜至敗凡八十日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四

嗜酒 酒失

嗜酒

易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蓋先王之作酒醴所以奉明祀養高年而已至於享賓合歡一獻百拜飲而不醉良有以也若乃荒膜

為務沈湎自恣俾夜作晝廢時亂日伐德以致敗膏
齋而無悔者其惡已甚矣至有遭罹世難高翔遠引
含味道腴隱居求志矯抗以避禍沈冥而不耀陶然
自得以酒為名者斯又忘懷而獨善者也其或引滿
舉白沈飲不亂決事靡滯治讞益精亦天資所得無
累於明矣然周書著無彝之訓詩人有彼昏之譏誠
在昔之深戒也

齊惠繼高氏皆嗜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伯有鄭大夫嗜酒為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

至未已朝者日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為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

谷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收

既而

伯有鄭君

則又

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子皮鄭大夫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相尚以奢相困以酒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

飲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流俗書本

輒收食字作飲字冬月治讞飲酒益精明

陳遵為較尉封嘉成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

賈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

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闔門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既闔閉門又

嘗有部刺

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需醉時突入

見遵母

需澆言其大醉也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廼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嘗醉然事亦不廢

楊雄王莽時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野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後漢楊政京兆人善說經書爲人嗜酒不拘小節

丁坤爲司隸較尉數過諸將飲美酒不能醉爛腸死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身長八尺飲酒一斛徵爲大司農不赴

盧植涿郡人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爲

尚書免官卒

魏徐邈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沈醉較事

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

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

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爾竟坐得免刑後爲

潁川典農中郎將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

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

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癩以醜見傳而臣以

醉見識帝大笑

吳胡綜爲侍中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按引觴搏

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爲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開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較尉沉咸字仲容籍之兄子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聞其集不復用杯觴斟酒以大盆盛之圍座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後爲始平太守卒

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弟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後爲太子洗馬遇害

胡母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卒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之子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譚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史無官

光逸字孟祖嘗投胡母輔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中興爲給事中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元帝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其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一向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其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懣卽住而啖肴膳酒斗升咸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因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損酒毀器泣涕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見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瓦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將軍後以壽終

郭璞字景純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即于寶嘗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爲王敦記室叅軍被害

華嶠字叔駿爲秘書監性嗜酒率嘗沈醉所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

顧榮字彥先爲廷尉正嘗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孔群爲中丞性嗜酒司徒王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覆甔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用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沈酒如此

周顛爲尚書右僕射頗以酒失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三石

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王悅爲荊州刺史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未
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數三日不
飲便覺形神不相親也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爲會稽內史素嗜酒末
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前燕皇甫真爲侍中大尉飲酒至石餘不亂

宋衡山王義季爲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
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

引愆陳謝帝詔報之日誰能無過改之爲貴爾此非

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詣近長沙

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

誠令禁斷并給藥膳至今休然此自是可節之物但

嗜者不能立志裁割爾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

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

不能慨然浮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

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醜酒汝於何得之

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醜縱如初遂以成疾帝又

詔之日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嘗慮至此今果委

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

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爾令遣孫道裔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吸盖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爾今者憂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前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日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潛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而退曾不恡情去畱江州刺史王弘嘗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

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賣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桡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畱二萬錢與潛潛悉與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如此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檀韶爲江州刺史嗜酒貪橫所蒞無績高祖嘉北合
門從義又弟道濟有大功故特見寵授

孔顓爲安陸王子經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顓爲人使
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門多所陵忽尤不
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嘗貧罄有
無豐約未嘗闕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
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
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
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飲引見先遣人覘其醒醉後
顓反敗王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

好
顓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麋
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卽屏任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
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卒於金紫
光祿大夫

南齊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
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之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蔡約爲冠軍將軍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
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自若時蕭

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黠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

蕭琛爲侍中性通脫嘗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
醉

王瞻爲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精神朗暢不
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張率字士簡嗜酒事實度於家務尤所忘懷爲新安
太守卒

陳陳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
公門沈湎諛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嘗憂之致書於

友人何晉美以諷陳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

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

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

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

張季舒爾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反吾所志

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

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

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

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

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
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
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別
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煉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
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
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
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
及

後魏劉尼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
甚少

陸昶爲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
崔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爲尉景開府諮議叅軍
晚頗以酒爲損

劉藻字彥先飲酒至一石不亂仕至太尉司馬
元敏魏之宗室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

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卽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

北齊薛孤延爲車騎將軍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嘗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高季式爲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乃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李元忠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

雜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遊里間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嘗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嘗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搖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盧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終於烏蘇鎮城都督祖茂班之從父弟也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除給事中辭疾不仕

頽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後

爲平原太守

隋裴政初仕周爲少司憲能飲酒至數十不亂簿案
盈几剖决如流

唐劉黑闥貝州漳南人隋末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
產業父兄患之

崔敬嗣則天時爲房州刺史好飲酒中宗安置在州
嘗德之入位訪敬嗣已卒其子汪又嗜酒不堪任
職且授維州司空又改五品慢官

李迥秀中宗朝爲鴻臚卿晚溺於酒然公事不虧
李迥之爲刑部尚書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

宴賞晝則决公務庭無廢事

崔咸爲陝州刺史晨起飲酒至暮必大醉及夜分視
事無滯失者吏以爲神入爲右散騎嘗侍秘書監飲
酒如初

徐晦歷刑部兵部二侍郎同州刺史性疆直當官正
守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王源中爲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
對源中方沉醉不能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
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用
酒失

傳日秦豕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故酣酒者大禹之訓日富者小雅所譏其
 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
 有沈湎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內攻忮心中作惡言暴
 怒奮攘交鬪忤世奸法蹈禍蒙耻至或臨戎而致敗
 殺人而不息曠廢官守天闕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
 用類次以為民鑑

夏仲康時羲和酒淫廢時亂口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善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名胤國告於眾日惟時
 羲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也
 沈亂於酒畔官離欠
沈謂醉其失次

位叙擾天紀遐棄厥司
叙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於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瞽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

馳取幣禮庶人眾人走
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聞

知於日食之變
異所以罪重
 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闇錯天象言昏

亂之甚
干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
 則

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
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家數日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齊惠公樂高氏皆嗜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故多

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

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

方睦遂伐欒高氏

荆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

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操參酒而進

之酒器受三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反

曰訾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耳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

往視之入幄中聞酒氣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

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

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亦以醉子反

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人忠之賊也

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

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知伯晉大夫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邲將而圍鄭

知伯醉以酒確擊母卹群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間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繇此怨知伯

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

得輕重不夫醉搏甫搏以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

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

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

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

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

臨况魏其侯夫敢安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

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

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

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

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悟謝曰吾昨

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

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詣魏

其城南田不得繇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

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

有却魏其日事已解疆與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

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灌

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

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咕囁耳語武安謂灌

夫日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

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迺戲騎縛夫戲讀

日麾謂拍麾繫居室署名屬少府棄市事具總錄念爭門

于丞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

中中郎將

匡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事發覺衡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後漢光武時馬武為捕虜將軍嗜酒闕達敢言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吳陳勤為陵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

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不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繇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

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
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
竟竟繇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
而天下爲之竟竟純曰高貴卿公何在衆坐因罷充
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
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
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較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
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
訶臣父老不歸供養鄉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
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誆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

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嘗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
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
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
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
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
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
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
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
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
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

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誠陵上無禮悖言自口且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孫季舒為長水校尉時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宗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周顛字伯仁中興遷為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為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

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戒也顛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為鳳德之衰也

王澄為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

左右捧歐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歐遂得免

後趙徐光爲石勒記室叅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嘗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

宋謝超宗爲人使才使酒多所凌忽在直省嘗醉帝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顏延之好飲酒不拘細行何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前永嘉太守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故爲國子祭酒司徒在長史坐買田不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延之沈迷麴蘖誣毀朝士預宴班觴肆詈上席請以訟田不實免所居官詔可故爲太嘗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帝曰昔同子叅乘袁綵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

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魯爽祖宗之爲南陽太守父軌爲竟陵太守北奔爽仕魏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爽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屬歸宋

南齊焦度爲東宮直閣將軍好飲酒醉輒暴怒高帝嘗使人節之

周山圖爲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鷓永明中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鷓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夷杲之所糾贖論

梁謝覽爲侍中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嘗侍蕭琛辭相誑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蕭穎達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

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

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王欽若等曰穎達齊

元祿大夫赤斧第五弟也沈公宿望用意輕脫若以

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

之

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

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柳盼為散騎嘗侍性愚慙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

有司劾免卒於家

後魏劉尼為司徒皇興中獻文北征帝親誓衆而尼

昏醉兵陣不整獻文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咸

不禁下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于若襲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

摘殺

甄楷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秘書郎宣武未葬楷與河

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夏侯夬字元廷道遷長子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

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

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猶數千餘

兩穀食至嘗不足弟妹不免饑寒於是昏醉而卒
李肅爲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
繼弟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湜
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
盧昶爲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
手刃其客
程靈蚪爲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徐州刺史武昌王鑿
所劾失官旣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
祿不免饑寒

元麗爲滎陽太守性頗使酒郡丞辛琛每諫之麗後

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

裴茂伯爲廣平王贊文學好飲酒頗涉疎傲末年劇
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
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
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

薛孤延初仕東魏爲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
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
平諸將還京師譙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
下以辱之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之曰我那知許當時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爲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顏之推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之推自周奔至文宣見而悅之天保未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營外

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繇是遂寢

唐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亦甚尋出爲建州刺史未幾元禎用事召還爲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鑑等同謁史官都官員外郎獨狐朗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徧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威可紊則堂陛不嚴諫議大

夫李景儉乃因酖醉輒肆叨瀆昏呶侮慢靡所不爲
詢其狂態甚用驚聽且加譴責以守遐荒予非深尅
勉自循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朗爲
韶州刺史溫造明州李肇澧州王鑑邛州坐與景儉
同飲也

田渭爲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渭官一任徵本州鹽
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渭使酒與汾交爭爲本道廉
使舉奏因各懲罰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九年出爲興元府城固令直
方始爲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
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酖頗以語僣
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文宗雖嘉之然
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田而遣之
薛延老爲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沉醉文宗
聞之以爲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後唐蕭愿爲太嘗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官愿乘醉預
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晉闕徹爲義成軍節度使翰幕客狂率酖營一日使
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
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翁

有諂笑噴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
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史翰斬關徹恐天下譁者未有
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周傳珣廣順初為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
醉失儀停任

邊歸謹顯德中為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謹
飲醕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

之歸謹猶廻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

王欽若等
口時守微

自民間獻疏世宗擢為
右拾遺尋以指斥配流

翌日歸謹以酒過伏閣請罪

帝釋之仍令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五

廢滯

孔子曰道之將廢命也是知志上仁人輒軻蹇迺沉
廢不振者其命矣夫乃若懷才出類抗心邁俗智慮
足以周物機用足以經世或迴翔下位歷歲不遷寂
寞衡門屢空興歎而能含真履潔體和養恬介然如

石安之若命不易其操無累乎心斯固秉大雅明哲之姿得君子進退之正者也至或慷慨自負高亢靡屈言必忤物動皆違俗因坐事而被譴致失行之貽譏惟乎悔尤至於顛沛流離委棄固足痛惜者哉荀卿趙人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漢張釋之字季有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與兄仲同居

以賞為騎郎漢以賞五百得為嘗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調選也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其以實言因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郎國車

士車戰之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

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

蓋寬饒為司隸較尉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宣帝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劉向字子政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秉政數有災異向為洪範五行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

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帝數欲用
向爲九卿輒復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卿士所持故
終不遷

持謂排難
阻抑也

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

陳咸字子康大將軍王鳳以咸有忠直節奏補長史
遷冀州刺史又爲東郡太守咸免官復爲南陽太守
咸三公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
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
守後爲少府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祿
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
方進奏歸咸故郡旋以憂死

楊雄武帝時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
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
雄乃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

譙玄成帝時舉詣公車拜議郎時數有災異玄輒陳
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
職平帝時遷中散大夫持節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
莽居攝乃竄歸家

後漢馮衍字敬通初更始時使鮑永安集河北承以

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卽位遣使者
招永衍永衍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
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復贖罪任用
之而衍獨見黜建武末衍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
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
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
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
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所爲嘗流涕也臣衍自
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馬唐之說乏童生
之才寡李廣之執而欲免讒口擠怨嫌豈不難哉臣

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
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
邪之謀將帥無擄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
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
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祿
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輿馬之飾
於今遭清明之時節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
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隴畝之臣
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

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後與陰興陰就結交
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
其餘至貶黜衍繇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關西
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明帝卽位又多
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桓譚王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光
武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遂不用

桓榮習歐陽尚書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
徒府三十年拜為太嘗

桓典為侍御史七年不調
一作十年

班固為蘭臺郎二十餘年明帝時固自以二世
二世為史

彪及不遇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
掖宮門每

張范蔡之特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
掖宮門每

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
玄武司馬王玄武門

馬融安帝永初申拜較書郎中詣東觀典較秘書初

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
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安定俗鄙庶孽
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韋義字季節為廣都長其寧陳二縣令順帝世數上

書譏劾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

魏杜摯舉孝廉除郎中轉補較書摯與母丘儉鄉里

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

也儉復答詩摯竟不得遷卒於秘書

賈洪漢末以儒學為縣令其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

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

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

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晚乃出為陰泉

長

程昱東郡東阿人少事太祖太祖嘗乏食昱畧其縣

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繇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終

於衛尉

楊沛漢末代張既為京兆尹文帝黃初中儒雅竝進

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

蜀孟光字孝裕後主踐祚為符節令每直言無所回

避為世所嫌太嘗廣漢鐔承

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

東裴雋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盖

以此也

吳韓當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從孫鑿征伐
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介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
堅世爲別部司馬

晉褚碧爲縣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
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

任愷武帝時爲侍中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
朝政或爲充謀曰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
史事爾充因稱愷才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卽日
以愷爲吏部尚書充遣尚書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
官愷旣失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

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
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嘗侍至是舒爲右
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舒雖以弘量
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至三公愷止守
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

華廡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
故廡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

石喬苞之子也苞督揚州時朝廷疑之喬爲尚書郎
武帝因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
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

秦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
官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
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後爲御史治書以母憂
去職母遺言令葬維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
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彼
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戒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
周言起爲中庶子未拜而卒

卞粹字玄仁濟陰宛句人也兄弟六人竝登宰府世
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弟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討

其門內之私糲遂以不訓見譏陵遲積年後爲中書
令

江灌爲桓溫所惡爲侍中時以事免後爲秘書監尋
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卒
後始爲吳興太守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爲太學博士議

謝石謚法曰襄墨公因事有功曰襄
貪以敗官曰墨又論殷浩宜加

贈謚不得以桓溫所黜以爲國典仍叙溫移鼎之迹

時謝族方顯桓宗方盛僕射王珣溫故吏也三怨交

集故出爲餘杭令將行上會稽王道子奏辭雖亮直

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桓秘為中書領軍時兄溫以事免秘官秘於是廢棄

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

宋謝元字存宗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才學見

知及為尚書左丞以給太尉江夏王義恭錢二百萬

為何承天所糾文帝大怒放歸田里禁錮終身

謝惠連先受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

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不豫榮位元嘉七年

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

沈懷文吳興武康人為始興王征北參軍坐納東陽

公主養女鸚鵡為妾徙廣州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

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本官

至武康令

南齊蔡仲熊執經論議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

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

不遇

任昉初為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時明帝既廢

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錄尚書事使昉具表草意

惡其辭旨甚愠昉繇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較

梁王筠出為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

年

伏暄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暄於齊太尉王儉瑤子
昉及昉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
右長史暄猶滯於叅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畧相侔
陳蔡凝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
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
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
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制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
後魏高允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
競勢利十八年不易官後爲中書侍郎領著作即初

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部下吏百數十
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一十七年不徙官

程靈虬秘書令駿從祖弟伯達之子也伯達早亡靈
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
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
總親而孝文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全
雖無官貧病久之補徐州梁郡太守嗜酒又失官

張彝爲秦州刺史爲僕射高肇所譖彝雖無過見代
還雖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
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辛雄涉書史好刑名不妄交友爲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

劉桃符爲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北齊李繪字文宣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沈屈

荀士孫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魏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後爲中書侍郎

蘇瓊天保中爲南清河太守人庶懷之四表列爲尤

最遭憂解職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攀不申

後周李季明爲著作佐郎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隋李德林開皇初爲內史令德林少以文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叅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頗有文翰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修國史劼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亦知其

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爲郡禮曹從事以吏
幹知名奉勅典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
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補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
定群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
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送詣吏
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
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
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
差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

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
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
將軍

龐晃爲右衛將軍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
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繇是宿衛十餘年官
不得進

辛德源初仕周爲宣納上士會尉遲迥作亂遂亡去
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以自寄

盧思道爲武功太守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凌轢繇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

裴肅初仕周爲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繇是廢於家

唐顏萬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推之孫也初仕隋爲安養尉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太宗時爲秘書少監物論稱其納賄出爲柳州

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復其職師古旣負其才又早

見驅策與被任用及類遭罪譴意甚喪沮退朝後闔門杜絕人事巾褐裙帔蕭如也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爲義陽王歷丹陽尹侍中陳滅入關久不得調後入唐爲禮部尚書

韋思謙爲監察御史以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譁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

妻子爾

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特相友善知章長於象先景雲二年象先自中書侍郎加平章事又加二品知章始被引爲四門博士及太常博士身猶衣碧後二十餘年象先爲少保知章授銀青光祿大夫

李揆肅宗乾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後貶萊州刺史司正累年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戲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庸因揆當徙職

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旣無祿俸家復貧匱孀居百口乞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怠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

蔣沆代宗朝爲刑部郎中兼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潔廉守道者多不更職沆以故滯於郎位久不徙官

劉廼大曆末爲權知兵部侍郎屬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德宗建中四年夏但拜真而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世襲冠冕以門蔭從仕累授潞府司法叅軍時年以衰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

柳登少嗜學年近六十方從官累官至膳部郎中杜黃裳德宗貞元中累爲中書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後終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

唐次爲禮部員外貞元中坐黨竇叅出爲開州刺史次以工文知名在開州十年不得進用後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次爲副德宗使諭臯罷之次自悲以爲怨謗之所積也乃採古之君子遭罹讒謗放逐下

死而君終不寤者著辯謗畧三篇以獻德宗猶志之

謂左右曰次乃方吾於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後改夔州刺史

盧景亮爲右補闕德宗朝以庭諍得失貶朗州司馬凡遷謫二十年憲宗初中和州別駕始徵還拜駕部郎中

歸登爲右補闕起居舍人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徐晦爲刑部兵部二侍郎出爲同州刺史性狂直不

阿隨當官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李商隱以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爲弘農尉以書
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
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儒書然本將家子李德
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
大相讐怨商隱旣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特令
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怒其無行
俄而茂元卒來游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
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簡較水部員外郎宣宗大中
初自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立排李德裕逐之亞

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年三
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
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
徙爲掌記書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
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使判官仲郢
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博學
強記下筆不能自休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
名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多詭激爲當塗
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父亞出

桂州改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
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改久
不借於士伍

張仲方以開成元年五月自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
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
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
臺丞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
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伯邑七百戶
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駁謚之後爲
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歿人士悲之

後唐蕭希甫初爲莊宗推官莊宗卽位希甫知
制誥時有詔定內宴樞密使坐宴否希甫以爲不可
繇是樞密使張居翰馬紹宏等切齒怒之宰相豆盧
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爲駕部郎中忽忽不得
志

周李建崇後唐同光中爲龍武捧璽都指揮使出爲
襄秦徐京兆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理不能
巧宦以至久滯偏裨

劉詞後唐同光初爲劾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尋以
忤於權臣出爲汝州小較凡留滯十餘年

